

冯太后大传

中国十大皇后



冯太后大传

主 编：赵 毅

编著者：景有泉

吉林人民出版社

前 言

“牝鸡司晨，唯家之索”，这句老话，不仅是古代中国齐家的戒律，而且也是古代中国治国的清规。男人们把持天下，不把女人放在眼里，似乎是天经地义。不过，专制政治之下，化家为国，家国一贯，家事国事之间既然划不出一个绝对的界限，帝王后宫中作为陪衬的女人们便有机会参与政治，甚至操纵朝廷，据有天下，造成名不正言不顺的事实。

其实，不管帝王们承认与否，后宫中的三千佳丽都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后妃们处在政治的中心，争宠争位，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更不用说提携父兄，在朝廷中组成庞大的外戚集团，把持要津。不过，要在如此激烈的倾轧之中获胜并不容易。这里需要勇气与才干，但更需要在关键时刻敢于付出代价。成功者在历史中留下了足迹，成为后人评头品足的对象，而失败者往往石沉大海，成为默默无闻的孤魂。

女人把持天下，使用非同寻常的手段维护自己非同寻常的身份与地位，即使不打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会造成政治的混乱，甚至那些有所成就的女人也难免毁誉参半，因为她们不仅自己付出了代价，而且使许多无辜的人成为权力祭坛上的牺牲。政治运行的最高原则是稳定，无论是谁破坏了这一原则，都必须承担历史的责任。了解了这一点，才能领会为什么古人对女人干政如此深恶痛绝。这一问题并非仅仅由“偏见”二字便可获得圆满的解释。女人掌家治国的时代只是传说中的模糊记忆，有文献可证的历史只垂青男人的伟业，打乱了这一传统，也就打乱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即使女人在政坛上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贡献，也同样不受欢迎。而女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之中被一笔抹杀了。

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中国十大皇后》，通过丰富的资料、深入

的分析、流畅的语言，不仅详尽地勾划了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生活细节、政治活动、历史功过，而且揭示了人物所处的时代特征，揭示了广阔的社会背景，从而把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女人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本书为《冯太后大传》。

冯太后即北魏文成帝拓跋浚的皇后冯氏。因为她曾被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死后谥号为文明太皇太后，所以历史上习称冯太后。她作为出身于汉族家庭的一个女子，在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正位中宫，并长期临朝称制。

她的一生如同她所处的时代一样，多姿多彩。

她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从地位低下的罪人之女，一跃而跻身于统治集团的核心。在变幻无常的宫闱斗争中，她又总是能够化险为夷，立于不败之地。

她有着非凡的从政能力，实行许多惊世骇俗的举措，在北魏发展史上创下千古流芳的业绩。

她在执掌朝政时期，不仅令众多的鲜汉官僚贵族屈服于她的淫威之下，竭忠尽智地为其效力；也使一些美貌男性在她寡居生活中深受宠幸，为她的政治生涯增添了浪漫色彩。

编 者

2002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拓跋浚入继大统 册宫主母仪天下	(1)
第二章	天安年太子即位 皇太后临朝称制	(27)
第三章	十六国风云变幻 北燕王三世而终	(60)
第四章	弑太上独揽朝纲 冯家族再度辉煌	(88)
第五章	拓跋部乱世称雄 代王国短命夭亡	(127)
第六章	道武帝复前主政 魏王朝迭更崛起	(155)
第七章	承祖业文韬武略 灭诸国一统北方	(182)
第八章	拓跋魏欲脱危机 倡改革一代英主	(213)
第九章	念祖母守孝至诚 兴国威承继大业	(239)

第一章 拓跋浚人继大统 册宫主母仪天下

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冯太后出生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城里的一户汉族官宦人家。

当时，冯太后的父亲冯朗任秦、雍二州刺史，封西郡公。她的一位姑母为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冯家在北魏王朝虽然算不上十分显赫，但却也很有权势。

如同中国古代那些非凡人物诞生时天降祥瑞一样，传说冯太后降临人世的时候，冯家室内闪出一道神光，异常明亮。

冯家合门十分惊喜。新生幼女的父亲冯朗和母亲王氏更是喜出望外，甚至比日夜企盼得到男孩的心情都更为兴奋，因为他们似乎从神光中看到了不可名状的希望。

冯家女儿伴随着神光降生这一异常祥瑞，在长安城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间，冯家如同喜逢佳节，连日来门庭若市。冯朗的同事、下属及亲友们都抱着攀龙附凤的心理，纷纷前来道贺。

不论载入正史的传说真实与否，这位伴随着神光降生的婴儿，后来确实为冯家带来了无限的荣耀，使一度衰败的冯氏家族再次达到鼎盛时期。

（一）

永平元年（452年）十月，拓跋浚继承北魏皇位。

在拓跋浚继位之前，冯太后的父亲冯朗因犯罪而被诛杀。到底是什么罪，史书上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依据其它线索分析，可能是

由于他的弟弟冯邈率兵征伐柔然，战败投降，没有返回。按照当时法律规定，一人投敌，整个家族都要受到株连。犯罪的官员被处死后，其子女一律没入官府，充当婢女，或者到手工作坊做工，地位十分低下。

冯太后自幼过着优裕的家庭生活，并且在兄弟姊妹当中格外受到父母的溺爱。官僚贵族的家庭氛围，使她从小就开始接受良好的汉族封建文化熏陶，从而知书达礼，品貌俱佳，出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大家闺秀。

可能也像非凡人物多历磨难一样，冯太后在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家中即遭遇毁灭性的灾祸，这对于她来说，未免过于残酷了。

冯太后在父亲死后，作为罪人之女被没入宫中，有幸的是，她的姑母、拓跋焘的左昭仪收养了她，从而使她免去充当婢女或苦工的境遇。

冯太后的姑母像亲生母亲一样，抚养教育她。

冯太后聪明敏捷，工于心计。她在姑母的谆谆教诲下，潜心研读《诗》、《书》等儒家经典，并深入了解北魏王朝后宫的宫规戒律。她决心以自己的奋力拼搏来改变罪人之女的厄运。

拓跋浚即位不久，便开始选择嫔妃，充实后宫。冯太后以其才貌出众而被选为贵人，并且深受拓跋浚的宠爱。

拓跋浚称帝一年之后，母亲郁久闾氏因病去世。因为他自幼由乳母常氏哺育照料，所以尊常氏为保太后，第二年又正式改尊为皇太后。

常氏正位为皇太后，对于后宫嫔妃的前途命运，无疑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冯太后深通此理，因此而尽心事奉常太后，以讨其喜欢和信任。与此同时，她又极力结纳后宫宦官，把张祐和抱嶷等人引为心腹。

冯太后通过多方努力，使自己在宫中的声望与日俱增。

太安二年（456年），拓跋浚已十七岁，常太后决定为他选立

皇后。

当时，后宫中嫔妃众多，除冯氏外，还有李氏、沮渠氏、曹氏，也都很得宠。

按照北魏的特殊传统，册立皇后，需在嫔妃中选择数人，令其各自亲手铸造金人，以铸成者为吉，立为皇后。

早在拓跋浚的高祖父、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时，后燕慕容宝之女入宫后，就受到宠幸。

左丞相、卫王拓跋仪等人奏请册立皇后时，拓跋珪听从群臣的建议，令慕容氏铸造金人，铸成之后，才被立为皇后。

拓跋珪纳匈奴首领刘眷之女，以其生育拓跋嗣，并颇有主理后宫的才干，也深受宠爱。然而由于没有铸成金人，终不得立为皇后。

拓跋浚的曾祖父、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纳后秦姚兴之女为夫人，也因铸金人不成，未升皇后之位。拓跋嗣虽然对其十分宠爱，让她享受与皇后同样的待遇，甚至曾经打算立为皇后，但都因前朝的定制所限，而未能实现。姚氏死后，拓跋嗣悔恨不已，追赠皇后的玺绶，赐谥号昭哀皇后。

如今常太后和拓跋浚遵照祖制，令冯氏等四个受宠的嫔妃铸造金人。这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涉及到较为复杂的工艺技术，一时很难掌握。

由于冯氏久居宫中，深知北魏朝廷的各项典制，可能早有准备，并且得到常太后和心腹宦官的暗中指导，因此竟一举而告成功，铸成了金人。而其余三人全未铸成。冯氏力挫群芳，被立为皇后，成为拓跋浚后宫的主宰，从而母仪天下。

拓跋浚十五岁时，就已经有了儿子，命名为拓跋弘。其母李氏为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人。李氏之父李方叔原为南朝刘宋的济阴（今山东省定陶）太守。她出生的时候，就与平常婴儿不同，李方叔一直认为这个女儿一定能成为贵人。长大以后，姿色绝美。

拓跋焘南伐时，永昌王拓跋仁率兵攻入寿春，把李氏掳获，带

回作妾。后来，拓跋仁镇守长安，因罪被杀，李氏被送往平城宫中，充当奴婢。

拓跋浚即位后，有一次登上白楼，四处眺望，无意之中忽然看见了李氏，觉得俊美异常。他问左右侍从人员，说：“这个女子漂亮不漂亮？”左右都说：“当然漂亮。”于是，拓跋浚走下白楼，把李氏叫到斋库伴宿，李氏遂怀有身孕。

常太后得知后，召来李氏询问，李氏据实禀告说：“受到皇上宠幸，才怀孕的。”

常太后仍有些疑虑。由于当初拓跋浚与李氏在斋库同宿时，守库的人曾暗中把这件事情书写在墙壁上，记录下来。常太后派人去查验，与李氏所说的情形完全相符，遂解除了怀疑。

李氏生下拓跋弘，被封为贵人。

拓跋浚派人秘密前往李氏的家乡，告知上述情况。李氏的兄长李峻及其五个弟弟李诞、李嶷、李雅、李白、李永先后投奔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

李峻被任为镇西将军、泾州刺史，封顿丘公，后晋爵顿丘王，任太宰。李雅、李嶷、李诞等人也都受封公爵。

太安二年（456年），拓跋浚决定确立拓跋弘为太子。

北魏王朝从道武帝拓跋珪时起，立下一条规矩，册立皇太子要先杀掉他的生母，用意在于防止母后专权擅政。冯太后庆幸自己尚未生子，不必担心成为拓跋族祖制的牺牲品。她为了保持已经获取的后宫主宰地位，并且尽早亲自抚养太子，便通过常太后促使拓跋浚做出这一决定。

按照立太子先杀其母的惯例，拓跋浚命人拿来纸笔，令李贵人把需要托付给兄弟的后事一条条写下来。

李氏清楚地知道，这是生离死别，但又无法抗拒，便在悲愤之中将毒酒一饮而尽。临死时，每喊一声“兄弟”，便捶胸顿足，呼号恸哭。

李氏死时，拓跋弘还不满两岁。拓跋浚命冯皇后担负抚养拓跋

弘的责任。

冯后入主后宫，现在又亲自抚育太子，地位更加尊崇。

她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人。自从入宫以后，在姑母左昭仪的教诲下，增长许多见识。入主后宫，又有机会接触军国政务，对拓跋浚的朝政起着一定辅助作用。

拓跋浚从小即聪明过人，祖父拓跋焘非常溺爱，常常把他带在身边，号称嫡皇孙。他五岁时，就经常跟随拓跋焘外出巡察。一次，在北巡刚刚降服的部族时，恰逢其首领处罚一个族众。拓跋浚命令那位首领说：“他今天有幸遇到我，你应当立即把他释放！”拓跋焘闻知此事，感到惊奇，说：“此儿虽小，想以天子的身份独自处理大事。”

拓跋浚渐渐长大，性格风度更为出类拔萃。每有军国大政，他都经常参与决策。

拓跋浚即位之前，宦官宗爱专权乱政在一年之内，连续发动两次宫廷政变，谋杀了拓跋焘和南安王拓跋余两位君主。所以在拓跋浚即位后，朝中人心混乱，元老旧臣对这位新君难免心存疑虑，参与诛除宗爱的朝臣亲贵们，也有人乘机争权夺利。这种复杂的局面，对年轻的拓跋浚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

拓跋浚决定诛除威胁皇位的宗室诸王和尚不附己的官员。

拓跋焘诸子中，仍然在世的只有广阳王拓跋建、临淮王拓跋谭。在拓跋浚即位不到一个月，二王同时被杀。这样，不再有人具备争夺皇位的资格。

接着，拓跋浚又大力诛除权臣和异己。他初即位时，任命有拥立之功的骠骑大将军、长乐王拓跋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尚书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开府仪同三司。他俩都是鲜卑贵族，又自恃有功，互相争权。拓跋浚下令，迫令二人自杀。

拓跋寿乐、长孙渴侯等人死后，拓跋浚任命乐陵王拓跋周忸为太尉、南部尚书陆丽为司徒、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共同辅政。

拓跋周忸和杜元宝两个人身为外戚或旧臣，居官自傲，不久便

先后被杀。拓跋周忸因被指控有罪而赐死，杜元宝则以谋反罪处死。

杜元宝的姑母为拓跋嗣皇后杜氏，其母为南安长公主，与北魏皇室关系至为密切。可是，杜元宝在父亲杜超去世时，他没有按照规定入宫面辞，而以奏章请求归家奔丧。拓跋浚不知道杜超的死讯，对杜元宝的违制行为深感不满，令人召其入宫。不久，便以谋反罪将他诛杀。建宁王拓跋崇与其子、济南王拓跋丽，因受杜元宝的牵连而被赐死。

拓跋浚的叔父拓跋余时的司徒古弼、太尉张黎，由于对宗爱谋害拓跋焘和拓跋余的罪恶行径，不敢站出来抗争，反而助纣为虐。拓跋浚借其议政不合旨意为由，均降职为外都大官。二人颇有怨气，家人又指控他们犯有巫蛊之罪^①。拓跋浚遂将二人诛杀。

经过清理整顿，拓跋浚消除不利因素，稳定了政局。

拓跋浚在位时期，朝廷形成一个以陆丽与源贺、高允为首的新的政治核心。

陆氏世代辅佐拓跋部，建立过殊勋，在鲜卑统治集团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陆丽的高祖陆干、曾祖陆引，都曾担任过部族首领。其祖父陆突在道武帝拓跋珪时，率部众归附北魏，经常跟随征战，屡立军功，被任为厉威将军、离石镇将，封关内侯。

陆丽的父亲陆俟在拓跋嗣一朝，多次率兵征讨，立有殊勋，因此，历任显职，极受信任和重用，封为建康公爵。

陆丽从小就入侍太武帝拓跋焘，深受宠爱。其言行举止十分谨慎，从没有出现过差错。拓跋焘赐其章安子爵，任命为南部尚书。

在宗爱连续谋杀拓跋焘和拓跋余之后，朝廷百官无不畏惧恐慌，不知道应当拥立谁继承皇位合适。陆丽以拓跋浚身为嫡皇孙，民望所归，遂首倡大义。与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源贺、羽林郎刘尼奉迎拓跋浚，拥立为帝。

^① 古人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和把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

拓跋浚登上皇位，把陆丽视作心腹，朝廷中没有一个官员比他更受宠信。

拓跋浚打算封陆丽为平原王。陆丽说：“陛下是皇室的正统，本来就应当继承皇位。我顺应天意民心，奉迎登极，是臣下的职责，不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受此重赏。”

陆丽再三辞让，拓跋浚仍坚持封他为王。

于是，陆丽请求说：“我的父亲事奉先帝，忠心勤恳，立有显著功劳，如今已到了晚年，我愿把我的爵位让给老父。”

拓跋浚说：“我为天下之主，难道不能使你们父子二人一起受封王爵？”遂晋封陆丽之父陆俟为东平王，擢升陆丽为侍中、抚军大将军、司徒公。与此同时，拓跋浚又封陆丽的正室杜氏为王妃，免除其子孙们的赋税徭役负担。

陆丽坚决不肯接受。拓跋浚对他更加敬重。

源贺为南凉王秃发傉檀之子。南凉灭亡之后，他投奔北魏。拓跋浚素闻其名，对他十分器重，赐爵西平侯，任命为龙骧将军。

秃发部与拓跋部同属于鲜卑族。所以，拓跋焘对源贺说：“你与我族源相同，只是姓氏有别，现在你可以改为源氏。”

拓跋焘征讨北凉时，向源贺征询用兵方略，源贺说：“姑臧（北凉都城，今甘肃省武威市）城外，有四个鲜卑部落，都是我父祖的臣民，我愿在大军到达之前，先到那里宣扬我们国家的威望，晓喻利害得失，他们一定会相继归降。外围降服之后，再攻取孤立的城池，易如反掌。”拓跋焘完全接受他的意见。

源贺奉命率领精锐骑兵前往招降诸部，很快有三万余落响应，使拓跋焘顺利攻克姑臧，灭掉北凉。

后来，源贺又随拓跋焘北击柔然，南伐刘宋，屡立战功。他的本名为破羌，拓跋焘认为：“人之立名，应当与行相符，不可冒滥。”遂赐名为贺，并擢升为殿中尚书。

宗爱谋杀拓跋余之后，源贺率领禁军，护卫宫廷，隔绝内外，与陆丽定策，迎立拓跋浚。

拓跋浚以拥立之功，擢升源贺为征北将军，加给事中，进爵西平王。并在赏赐群臣时，对源贺说：“你可以任意取用你所需要的财物。”

源贺说：“南北的敌寇（指刘宋和柔然）还没有降服，国家府库不可以空虚。”

拓跋浚坚持要赏赐他，源贺只取一匹战马。

兴安元年（452年），源贺感到当时有关部门量刑判罪多有不当。遂上书说：“按照法律规定，对于犯有谋反罪的人家，他们的子孙虽然生活在外族，也要追回来杀掉，目的是为了把犯罪者的亲属斩尽杀绝，以除后患，并宣扬对犯有谋反大罪者处罚严厉。可是，对于犯有抢劫、偷窃之罪而应当判死刑的人，他们的兄弟子侄既使与犯罪者只隔一道关卡或渡口，也都不受牵连。我以为前朝制定这条法令的用意，是因为一人犯有抢劫、偷窃之罪，其亲属并未参与犯罪，所以特别加以宽恕。那么十三岁以下的小孩，如果其家中的成年人谋反，他不可能参与，我觉得就应当赦免死刑，而改为没入官府充当奴婢。”

太平二年（456年），拓跋浚任命源贺为冀州刺史，封陇西郡王。

源贺又上书拓跋浚，说：“对犯死罪的人，固然难以宽恕。但如今，北方敌寇（指柔然）经常南下进扰，南方敌寇（指刘宋）仍在负隅顽抗。因此，边境地带还需要加强防守。我以为除非是谋反、叛乱、故意杀人以外，其它凡是贪赃枉法和过失杀人应判处死刑的罪犯，都可加以宽恕，贬谪他们戍守边疆。这是使他们获得第二次生命，同时也使负担徭役的人家得到休息的恩惠。”

拓跋浚接受源贺的建议。过了很长时间，拓跋浚对群臣说：“我采纳源贺的意见，一年之中，救活不少人，而边疆的戍卒也增加了许多。你们如果能够人人都与源贺一样，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正在这时，武邑人石华揭发源贺阴谋发动叛乱，有关部门将此

事向拓跋浚作了禀告。

拓跋浚对群臣说：“源贺竭忠尽智地报效国家，我向你们担保，他绝对不会谋反，这是十分明显的。”遂命有关部门认真调查。

后来，石华果然承认是诬告源贺。拓跋浚下令诛杀石华，并对左右官员说：“像源贺这样忠诚的人，仍不免被人诬陷，那么不如源贺的人，怎么可以不谨慎从事？”

高允，出身渤海蓆县（今河北省景县南）汉族高门。其祖父高泰曾入仕北燕，任征虏将军、燕郡太守。慕容宝北走龙城之后，高允的叔父高湖见其朝政衰乱，遂率领三百余户部属，投奔北魏。

当时，拓跋珪任命高湖为右将军，总领代东诸部，封东阿侯爵。拓跋焘时，高湖历任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镇守姑臧，颇有声誉。

高允的父亲高韬在后燕慕容垂时任过太尉从事中郎。拓跋珪克定中山，高韬归附北魏，官至丞相参军，早卒。

高允自幼丧父，成为孤儿。他勤奋好学，有远大志向。清河有名人物崔玄伯见到他，认为气度不凡，深有感慨地说：“高子（指高允）人中滋润，文才外照，必定能成为一代名人，只是恐怕我活不到那一天。”

高允十余岁时，回本郡为祖父守丧，把家财全部交给两个弟弟，自己出家为僧，法名法净。

不久，高允又离开寺院而还俗。由于一向喜欢文学，遂挑着书箱，到千里之外的地方，投奔名师就学。

经过长期刻苦读书，高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精于《春秋公羊》。

高允在拓跋焘时入仕北魏，初任郡功曹。后为阳平王、征南大将军杜超军府的从事中郎，当时已经四十余岁。不久，又解职归家，教授弟子千余人。

神䴥四年（431年），高允被征召入朝，任中书博士、中书侍郎等职，以后长期为著作郎。

拓跋浚继承皇位，高允有参与拥立之功。陆丽等人都受到重赏，唯独他未得到任何赏赐。但高允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太安四年（458年），拓跋浚下诏，在平城兴建太华殿。

高允劝阻说：“太祖（拓跋珪）开始建都时，一定利用农闲季节动工。何况，我们国家建立已久，以前修建的永安殿足够朝会之用，西堂、温室足够宴饮、食宿之用，宫中的紫楼足够登临远眺之用。既使要扩建宫室，也应当逐渐实施，不可以急于求成。如今粗略计算一下，需要征调的民夫差役有二万人，而担负供应民夫差役吃用的人数又要加倍。这样，预计半年可以完成。然而，一个农夫不种田，就会有人挨饿，何况四万人不仅不能种田，还要消耗粮食，其严重程度简直无法估量。这是陛下应当关心的大事。”

拓跋浚认为高允的意见有道理，予以采纳。高允一向坚持直言极谏，凡是朝廷有不适当的举措，他就请求皇上召见，提出建议。拓跋浚总是屏退左右，单独与他交谈。有时从早上到黄昏，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出宫，群臣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内容。

高允有时谈得激动，言词尖刻，拓跋浚实在听不进去，便命左右侍从把高允扶出去，但始终对他很敬重。

一次，朝廷官员在奏章中抨击弊政，措辞刻薄，拓跋浚看了之后，对群臣说：“君主与父亲一样，父亲有过失，当儿子的为什么不写出来，并在大庭广众之中劝告他，却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房间里劝告，这难道不正是不打算使老父的过失张扬出去吗？至于臣民事奉君主，何尝不是如此。君主有了过失，做臣属的不肯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而是呈送奏章，公开劝谏，目的显然是大肆宣扬君主的短处，表明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应当做的？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我有过失，他从来没有不当面指明，甚至有些意见使我难以接受，但他都不回避隐瞒。这样，我知道自己的过失，而天下人并不知道，难道能说不是忠心！”

与高允同时被北魏朝廷征召的游雅等人，都已做了高官，受封侯爵。高允的部属官至刺史、郡守的，也有数十以至上百人。可

是，高允担任二十七年著作郎，仍没有升迁。

拓跋浚对群臣说：“你们虽然每天手持刀枪弓箭，在我身边侍候，不过是白白站着，从未有一句规谏之言。只会趁我高兴的时候，乞求赏赐官职爵位，虽然没有什么功劳，可如今都位至王公。高允用一支笔辅佐我们国家数十年，贡献极大，却一直任著作郎，你们难道不感到惭愧？”遂擢升高允为中书令。

拓跋浚在位时，北魏的官吏都没有俸禄，高允常常令其诸子到山上砍柴贩卖，借以维持生活。

司徒陆丽向拓跋浚禀告，说：“高允虽然蒙受宠爱，可是家境贫寒，妻子儿女都不能建置家业。”

拓跋浚说：“你怎么不早说？现在看我重用他，才说他穷。”然后，拓跋浚亲自去高允住处察看。只见高允家中仅有草房数间、用粗布做的被褥和用旧棉絮做的袍服，厨房中除了食盐和青菜，什么也没有。

拓跋浚无限感慨，当即下令，赏赐高允五百匹帛、一千斛粟，任命他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

高允一再辞让，拓跋浚不准。拓跋浚对他更加敬重，经常称其为“令公”，而不叫名字。

拓跋浚在位时期，以清静为治，尽量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为此，拓跋浚十分崇尚佛法。

拓跋焘时发生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毁佛事件。但他到了晚年，对佛教的禁令，有所松弛。民间已有许多人暗中信奉佛教。

拓跋浚即位后，群臣都一再请求应彻底解除对佛教的禁令。

兴安元年（452年）十二月，拓跋浚下诏，命各州郡县，在居民聚集的地方，准许建立一所寺院，百姓愿意当和尚、尼姑的，准许出家，但规定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过去所毁掉的寺院，大部分被修复。

拓跋浚亲自给师贤等五个僧侣剃发，并任命师贤为“道人统”，总摄佛事。

师贤本是属宾王国的贵族，自幼信佛，以前曾在北凉居住。北凉灭亡后，他来到北魏。拓跋焘毁佛时，师贤假装行医，留发还俗，但信仰不改。拓跋浚宣布解除禁佛令，他立即重返寺院。

师贤死后，昙曜代其为“沙门统”，继续统摄佛事。

昙曜向拓跋浚建议，在平城西部三十里的武州塞开凿五所石窟，每所石窟中雕凿石佛像一座。这些佛像高者七十尺，次高者六十尺，雕刻装饰得十分雄伟壮观，世上很少有能与其相比者，这就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始起。

后来建立石佛成为时尚，这里成为佛教圣地。

拓跋浚在位时，由于不向百官发放俸禄，因此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十分严重。他力图改变这一状况，所以增加内外侯官的数量，令其伺察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州县的官员。这些侯官有时换上便服，出入官府之中，搜求文武百官贪赃枉法方面的过失，一旦发现，即予举报，由有关部门严厉追究，以至刑讯、拷打，逼其招认，然后予以处罚。法令规定，官员贪赃受贿，布帛满二丈的，一律斩首。

冯太后在这一时期，不仅勤奋地主持后宫事务，精心地抚育太子拓跋弘，而且十分关心朝廷政事。她与拓跋浚两人感情甚笃，从未发生过矛盾和磨擦。她殷勤地侍奉夫君度过理政之余的闲暇时光，有时也陪伴皇上参加庆典和游猎等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冯太后更多地了解和掌握了朝中情况，也使朝臣和嫔妃们增进了对她的尊崇。

(二)

拓跋浚在处理与周边各族关系方面，采取恩威并施，怀服安抚的策略。

北方的柔然经拓跋焘在位时的两次沉重打击，势力大为削弱，暂时失去进攻北魏的能力。但到拓跋浚时，又经常进扰北魏。

太安四年（548年）十月，拓跋浚率军巡视北方，准备征伐柔